

<<大象的眼泪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大象的眼泪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72244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72248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[美] 莎拉·格鲁恩

页数：352

译者：谢佳真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大象的眼泪>>

前言

炊事篷的红白遮棚下只剩三个人，就是格雷迪、我和油炸厨子。格雷迪跟我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桌前面，一人面前一只凹痕累累的马口铁盘子，盘上搁着一个汉堡包。厨子在柜台后面，正在用刮铲刮锅子。油锅早熄火了，但油腻味儿萦回不去。马戏团其余地方不久前还挨挨擦擦挤满了人，这会儿一片空荡荡的，只看得到几个团员和等着进库奇艳舞篷的几个男人。他们忐忑地左瞄右看，帽檐压得老低，手深深插在口袋里。他们不会失望的，芭芭拉的场子就藏在营地后面，她的媚功可厉害啦。我们团主艾蓝大叔管客人叫“土包子”。除了等着看芭芭拉的人，其他人已经逛完兽篷，进入大篷了。热闹滚滚的音乐颤动着大篷。乐队照例震天价响地飞快奏出预定的曲目。我清楚节目的程序，就在这一刻，惊异大奇观即将下场，高空杂耍女郎绿蒂应该正在场地中央攀着索具上升。我注视格雷迪，试图思忖他的话。他四下瞄了瞄，又凑得更近一点。“再说，依我看，你可出不起纰漏。”他紧盯着我的眼睛，扬起眉毛加强语气。我的心跳慢了一拍。大篷忽地爆出如雷掌声，乐队天衣无缝地奏起古诺的华尔兹。那是大象萝西上场的暗号，我本能地转向兽篷的方向。玛莲娜要么正准备骑上大象，要么已经坐在它头上。“我得走了。”我说。“坐下啦，吃你的汉堡。你要是打算闪人，下一顿恐怕有得等了。”就在那一刻，乐声刺耳地停顿下来。铜管乐器、簧乐器、打击乐器荒腔走板地同时响起，那些长号和短笛章法大乱失了协调，一只大号吹岔了气，一副铙钹空洞的锵锵声从大篷抖抖颤颤传出来，越过我们头顶，直到湮灭。格雷迪愣住了，仍然俯头对着汉堡，两只小指竖着，嘴咧得好开。我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没人移动半分筋肉，大伙眼珠子全盯着大篷。几缕干草懒懒地回旋过干泥地。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我说。“别吵。”格雷迪嘶声说。乐声再度响起，奏出《星条旗永不落》。“老天哟，讨厌。”格雷迪把汉堡扔到桌上，一跃而起，弄翻了长凳。“什么？怎么了？”我大叫，他已经跑了。“灾星逛大街啦！”他回头嚷道。我霍地转身看油炸厨子，他正扯下围裙。我问：“他到底在说什么？”他扭着要把围裙翻过头顶脱掉。“这个灾星逛大街嘛，就是说出乱子了，大乱子。”“哪种乱子？”“难说，像是大篷闹火灾啦，动物受惊乱跑啦，啥都有可能。老天哪，可怜的土包子，这会儿他们八成还蒙在鼓里呢。”

<<大象的眼泪>>

”他从铰链门下面钻出去走了。

四下怎一个“乱”字了得。

糖贩们手撑着柜台跳出来，工人们从帐篷门帘下面连滚带爬出来，杂工们飞奔过营地，班齐尼兄弟天下第一大马戏团全团上下通通急如星火，冲向大篷。

钻石乔从我身边跑过去，倘若他是一匹马，那他就是马不停蹄地狂奔。

他拉开嗓门：“雅各——兽篷出事啦，动物跑了，快快快!快去啊!”用不着他多说，我拔腿就跑。

玛莲娜在兽篷里。

我跑近的时候，一记闷响流窜过我的身体，声音比吵嚷声还低一阶，吓得我魂都飞了。

大地在震动。

我歪歪倒倒奔入兽篷，迎面遇上墙也似的牦牛。

它的鬃毛竖起，乱蹄狂踏，红鼻孔喷着气，眼珠骨碌骨碌转，从我旁边飞冲过去，逼得我踮着脚尖连忙后退，贴住篷壁，以免弯曲的牛角刺到我。

一只受惊的鬣狗紧抓在牦牛肩上。

帐篷中央的摊子已经被动物踏为平地，只见腰腿、蹄踵、尾巴、爪子大混战，斑点和条纹缠闹成一片鬼哭神号，有的呼啸，有的嘶嚷，有的低吼，有的哀鸣。

一只北极熊站起来，居高临下挥动锅子大的熊掌乱打，一只骆马挨了一下，当场昏死过去，砰，摔到地上，颈项和四条腿张开，像个五角星。

黑猩猩们尖声鼓噪吱吱叫，在绳索上摆来荡去，躲开下面那几只大猫。

一匹眼神狂野的斑马左弯右拐地移动，跑得离一头蹲伏着的狮子太近。

狮子使劲挥出一掌，没击中，便窜到别处，肚皮贴近地面。

我扫视帐篷，狂乱地搜寻玛莲娜的身影，却见到一头大猫溜进通往大篷的甬道。

是豹子。

看着它轻灵黑色身躯消失在帆布甬道中，我立在那里，等待土包子们察觉异状。

倘若土包子们还不晓得灾星罩顶，他们马上就会知道。

等了好几秒，那一刻终于来了。

一声长长的尖叫接着一声，又一声，然后整个地方轰地传出人人争先恐后、推挤逃命的如雷吵嚷。

音乐二度刺耳地停止，这回再也没重新响起。

我闭上眼睛。

主啊，求求你让他们从帐篷后面出去。

主啊，求求你别让他们跑过来这边。

我再度睁开眼皮，扫视兽篷，发狂地找她的身影。

看在老天分儿上，找一个女孩和一头大象能有多难?当我瞥见粉红亮片的闪光，我差点大叫着松了一口气。

也许我真叫过，我记不清了。

我的心肝儿是在兽篷另一头，正贴着篷壁站立，恬静如夏日。

那些亮片闪呀闪，有若流动的钻石，在群兽五花八门的毛色间放出一柱莹莹粼光。

我们眼神对上了，我们这一望仿佛直望到了地老天荒。

瞧，我的心肝儿一派气定神闲，懒洋洋的，甚至漾着微笑。

我在群兽的推挤中前进，但心肝儿的神色有点古怪，我蓦然停步。

那个下三烂正背对着我的心肝儿，立在那里面红耳赤，大吼大叫，指天画地，挥舞他那根银头手杖。

他的丝质高帽搁在一边的干草上。

心肝儿不晓得去拿什么东西。

一只长颈鹿穿过我们之间，长颈子快速摆动，在慌乱下仍然不失优雅。

等长颈鹿过去，心肝儿已经抄起一根铁桩，闲闲握住，桩尖靠在硬泥地上，又定定望着我，眼神茫然，最后将目光移到他没戴帽子的后脑勺。

“天哪。

”我赫然明白那铁桩的用途，便跌跌撞撞向前冲，大吼“不行!不行!”，也不管自己的声音决计传不

<<大象的眼泪>>

过去。

铁桩高高举起，向下一砸，将他的脑袋如西瓜一般劈开。

他的脑袋开了花，双眼圆睁，嘴型僵成一个“0”。

他往下跪，然后向前翻倒在干草上。

我惊骇到无法动弹，连一只小红毛猩猩突然抱住我的腿，我也没动。

这件事发生好久了，好久了，却仍然在我脑海盘旋不去。

我不太跟人提起那段时光。

一向如此，也说不上来为什么——我待过几个马戏班子，总共做了将近七年，倘若那不算是聊天的谈资，我就不晓得什么才是了。

其实我是知道个中原因的：我始终信不过自己，怕说溜嘴。

我明白为心肝儿守密有多重要，而我也守住了秘密，守到心肝儿离开尘世，又继续守了下去。

七十年来，我从不曾跟谁提过只言片语。

<<大象的眼泪>>

内容概要

虽然雅各绝口不谈往事，但一个说不出口的秘密仍旧蛰伏在他九十多岁的心灵深处。

雅各衣食无忧的单纯生活在23岁时戛然而止：父母双亡，身无分文，被迫从兽医名校肄业出逃。因缘际会，他成为“班齐尼兄弟天下第一大马戏团”的兽医，沿着铁路线巡回表演，亲历了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最光怪陆离之所。

马戏团，一个对生与死都以其独特方式呈现的世界。

在这里，畸型人与小丑轮流献艺，喜怒哀乐同时上演。

对雅各而言，马戏团是他的救赎，但却也是人间的炼狱，是他梦想的驻扎之地，也是流离失所的开始……他爱上了马戏团明星玛莲娜——美丽又楚楚可怜的玛莲娜已经错嫁给了外表英俊、内心残暴的马戏总监奥古斯特。

一头名叫萝西的大象，是马戏团主倾家荡产押下的法宝，却居然连最简单的命令也无法听懂。

低鸣、哀哭、长嚎，萝西每日在奥古斯特残暴的象钩下受尽折磨。

雅各、玛莲娜，萝西，两人一象在舞动、飞跃、空翻、转体的一个个光辉耀眼的瞬间里，为了斗争、蚕食、生存，相互依赖与信任，一起寻找一条既浪漫又骇人的出路。

而这也成为雅各保守了七十年的秘密。

关于甜美背后的残酷、多舛的命运和复杂的人性以及忠心耿耿的爱。

《大象的眼泪》以大萧条时期的马戏团为背景，时空跨越七十年，让我们感受到萧条时期最炫目的华丽，困顿景况里最动人的温暖。

<<大象的眼泪>>

作者简介

莎拉·格鲁恩 (Sara Gruen)，对动物有着莫名的狂热，先前出版过两本与马有关的书，都广受欢迎。最新小说《黑猩猩之屋》也是纽约时报畅销书。本书中很多的角色都是根据真实人物为蓝本，故事背景则是根据1930年代的巡回马戏团。她现与丈夫、三名子女、四只猫、两头羊、两条狗、一匹马同住在芝加哥北部的环保小区。

<<大象的眼泪>>

章节摘录

书摘我二十三岁，正坐在凯萨琳·海尔旁边，或者该说是她坐到我旁边的。她比我晚到教室，若无其事坐上我们这排长椅往内挪，直到我俩大腿相碰才红着脸缩回去，仿佛那是意外。

我们一九三一年这一届只有四个女同学，凯萨琳心肠之狠没有止境。数不清有多几次，我满心以为“天哪，天哪，她总算要让我达阵了”，最后却灰头土脸地纳闷“天哪，她不会现在就要我打住吧？”

“就我所知，我是世界上最老的处男。我这个年纪的男孩子，绝不愿坦承没上过女人。连我的室友爱德华都号称曾经全垒打，我倒觉得他跟裸女最亲密的接触，可能就是看他那些口袋型黄色漫画。

不久之前，我们足球队有些人找来一个女的，一人付她二十五分钱，大家轮流进牛棚做。尽管我打心坎底愿意在康乃尔大学抛开处男身分，却怎么也不能跟他们凑一脚，没办法就是没办法。

就这么着，在十天之后，在耗了漫漫六年时光解剖、阉割、接生、把手臂伸进母牛尾端的次数多到不想记之后，我将带着如影随形、不离不弃的处男身分离开绮色佳，回诺威治投效父亲的兽医诊所。

“这边可以看到小肠末端肥厚的迹象。
”威拉德·麦戈文教授没有抑扬顿挫，用棒子懒懒戳着一只黑白乳用山羊扭曲的肠子。
”这个再加上肠系膜淋巴结肥大的情形，清楚显示出”门咿呀一声开了，麦戈文转头察看，棒子仍然深深插在羊肚子里。

威尔金院长快步踏上讲台边的台阶，两人站着商谈，距离近到额头差点没相碰。麦戈文听完威尔金的急切低语，用烦忧的眼神扫过一排排的学生。

我四周的同学浮躁不已。
凯萨琳见我在看她，便将一条腿叉到另一条腿上，慵懒地抚平裙子。
我艰难地咽咽口水，移开目光。

“雅各·扬科夫斯基有来吗？”
我吓了一大跳，铅笔都掉了，滚到凯萨琳脚边。
我清清喉咙，连忙站起来，成为五十来双眼睛注目的焦点。

“老师，我在这里。”
“过来一下好吗？”
我阖起笔记，搁在长椅上。

凯萨琳捡起铅笔还我，指头趁机在我手上流连。
我挤过同一排座位的同学，撞上人家的膝盖，踩到人家的脚，来到走道。
窃窃私语声一路尾随到教室前方。

威尔金院长望着我说：“你跟我们来。”
我闯祸了，八九不离十。

我跟着他到走廊，麦戈文在后面关上门。
他们俩一言不发静静站着，双臂交叉，面色凝重。
我脑筋转得飞快，回想最近的一举一动。

他们检查过宿舍内务吗？
他们有搜到爱德华的酒吗？
该不会连他的黄色漫画都翻出来了吧？
亲爱的主啊，如果我现在被退学，爸爸会宰掉我的，绝对会的。
妈妈更别提了。

好嘛，也许我是喝了一点点威士忌，但牛棚里的丢脸事跟我可沾不上边啊
威尔金院长深吸一口气，抬眼看我，一只手搁在我肩上。
”孩子，发生意外了。

<<大象的眼泪>>

”他略顿一顿，”一场车祸”，再顿一下，这回比较久，”你父母出事了。

”我瞪着他，希望他讲下去。

“他们……？”

他们会……？”

”“节哀呀，孩子。

他们很快就走了，大家无能为力。

”我盯着他的脸，努力和他维持四目相接，但是好难。

他离我越来越远，退到长长的黑暗隧道末端，点点金星在我眼睛周边爆开。

“孩子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”“什么？”

”“你还好吗？”

”突然间他又在我面前了。

我眨眨眼，思量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我怎么可能好嘛？”

然后我才明白他是在问我要不要哭。

他清清嗓子说：“你今天得回家认尸，我开车送你去车站。

”警长跟我们家是同一个教会的教友，他穿了便服在月台等我。

他尴尬地跟我点点头，僵硬地和我握手，然后简直像临时想到似的，把我拉过去使劲抱紧我，大声拍拍我的背再把我推开，擤擤鼻子。

然后他开自己的车载我到医院，是Phaeton车款，车龄两年，想必花了他大把钞票。

要是大家料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华尔街会崩盘，很多人就会改变很多事的做法了。

验尸官领我们到地下室，自个儿钻进一扇门，把我们留在外面。

几分钟后，看护现身了，为我们拉开门，无声地招我们进去。

那里没有窗户，墙上就挂着一个时钟，别无他物。

橄榄绿配白色的油地毡地面中央有两张轮床，一床一具覆着布的尸体。

这种事我做不来，我连哪边是头哪边是脚都无从判断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”验尸官问，走到他们之间。

我咽下口水，点点头。

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，是警长的手。

验尸官先揭开父亲的尸布，再揭开母亲的。

他们看来不像我父母，却又不可能是别人。

死亡的气息笼罩他们全身，残破躯体带着斑驳的伤痕，失去血色的惨白皮肤缀着深紫的瘀青，空洞的眼窝低陷。

我的母亲啊，在世时如此美丽，一点小细节都不放过，死后的脸却僵硬而扭曲。

她的发丝缠结，凝着血饼，落入碎裂头颅的凹处。

她的嘴张着，下巴掉到下面，仿佛正在打鼾。

我忍不住作呕，慌忙转过头。

有人拿了一只肾形盘给我吐，但没接准，只听到液体落地，还喷到墙面。

那些都是听到的，因为我眼睛闭得死紧。

我吐了又吐，把所有东西都吐光。

吐光了还不算，继续弯着腰干呕，一直干呕到我纳闷一个人能不能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。

他们把我牵到某处，安置在椅子上。

一个穿著笔挺白制服的好心看护端来咖啡，在一旁桌上搁到冷掉。

之后，医院的牧师过来坐在我旁边，问能不能联络谁来接我回去，我喃喃说亲戚都在波兰。

他问有没有邻居或教会的朋友，但就算宰了我，我也记不起任何名字。

一个都没有。

<<大象的眼泪>>

如果他问我姓甚名谁，我恐怕也答不出来。

他走后，我溜出医院。

我们家就在三公里开外，我到的时候，最后一道夕阳余辉恰恰隐没到地平线下。

车道是空的。

当然了。

我站在后院，抱着旅行包注视房子后方的扁长建筑物，那里的门楣悬着一块新招牌，黑亮的字体写着：
扬科夫斯基父子 兽医诊所 过了一会儿我来到家门，爬上门阶，推开后门。

父亲心爱的飞歌牌收音机放在厨房流理台上，母亲的蓝毛衣披在椅背，桌上摆着熨好的衣物，花瓶里的紫罗兰已经开始萎软。

一只倒扣的大碗，两个盘子，洗碗槽边有一块摊开的方格擦碗布，一大把芹菜放在上面沥水。

今天早上，我还有父母。

今天早上，他们吃了早餐。

我噗通跪倒，双手摀着脸，就在后门阶上号啕恸哭了起来。

警长太太通知其它教友的太太我回来了。

不到一小时，她们便飞扑来看我。

我仍然在门阶，脸埋在膝盖间，听着轮胎滚过碎石，车门砰地关上，霎时间我四面八方全是皮肉松软的躯体、印花洋装、戴着手套的手。

她们张开棉柔的胸怀拥抱我，罩着纱的帽子戳到我，茉莉、熏衣草、玫瑰的香露气息包围我。

死亡是严肃的事，她们都穿上最好的衣服。

她们安慰我，照料我，尤其是叨叨诉说着关怀。

遗憾哪遗憾，那么好的人从此没了。

怎么会出这种惨事，真惨，我们凡人哪里参得透仁慈上帝的旨意呢。

她们会帮我发落一切。

吉姆和玛贝尔·钮瑞特夫妇已经准备好客房，我就放一千两百个心吧。

她们帮我提旅行包，簇拥我走向一辆引擎已经发动的车子。

驾驶座上的人是吉姆·钮瑞特，他郁着一张脸，双手抓着方向盘。

父母入土两天后，艾德蒙·海德律师夫找我去讨论父母的遗产。

我坐在他面前的硬皮椅，渐渐明白根本没有遗产需要处置。

原先我以为他在拿我寻开心，但父亲显然让客户以豆子和鸡蛋折抵诊疗金将近两年了。

“豆子和鸡蛋？”

就豆子和鸡蛋？”

“我不敢置信，声音都哑了。”

“还有鸡。”

还有别的。”

“怎么会。”

“大家只有那些东西，孩子。”

时机不好，你父亲想给大家方便，他没办法眼睁睁看着动物受苦。

“可是……我不懂，就算他收到的看诊费是，呃，管他什么东西，财产怎么会由银行接收？”

“你父母没按时缴贷款。”

“哪有贷款。”

“他看来不太自在，十指在面前相碰。”

“这个嘛，其实，他们有贷款的。”

“才没有。”

“我争辩：”他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三十年，爸爸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存起来了。”

“银行倒了。”

“我眯起眼睛。”

“你刚才说财产都由银行接收。”

<<大象的眼泪>>

” 他深深叹息。

” 那是另一家银行，他们存钱的那家银行倒了，之后他们跟另一家贷款。

” 我看不出他是想摆出耐心的脸孔对待我，演技却太别脚，抑或他只想尽快赶我离开。
我静默下来，衡量怎么办。

“ 那房子里的东西呢？

诊所里的东西呢？

” 我最后说。

“ 全部由银行接收。

” “ 如果我想抗告呢？

” “ 怎么抗告？

” “ 假设我回来，接下诊所业务，赚钱付贷款？

” “ 不能那样，财产轮不到你来继承。

” 我目不转睛注视艾德蒙·海德。

他穿著昂贵西装，面前是一张昂贵的办公桌，背后是皮面的精装书。

阳光从后墙的铅制窗棂间照进来。

强烈的反感倏地铺天盖地，我敢打赌，他这辈子从没让客户拿豆子和鸡蛋折抵律师费。

我向前靠，直视他的眼睛。

我要让这件事也成为他的问题。

” 那我该怎么办？

” 我缓声提问。

“ 我不知道，孩子，但愿我能告诉你怎么办。

全国时局都不好，事实就是这样。

” 他向后靠上椅背，指尖仍然相碰。

他歪着头，仿佛突然有了点子。

” 我想你可以去西部发展。

” 他沉思起来。

我赫然意识到不马上离开，我会抡起拳头揍他。

我起身戴上帽子，走出他的办公室。

来到人行道，我赫然意识到另一件事。

父母需要贷款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付我常春藤名校的学费。

这个顿悟让我好心痛，痛到我弯腰抱住肚子。

我无计可想，便回到学校。

回学校顶多只能暂时解决问题。

我整学年的食宿费都付清了，但学期只剩六天。

我错过了整个星期的温习课程，大家都热心帮忙。

凯萨琳拿笔记来借我，还给我一个拥抱，照那个抱法，如果我再次向她求欢，结果也许会不一样。

但我从她怀里挣脱。

有生以来第一次，我对性爱提不起劲。

我不能吃，不能睡，而且压根不能念书。

我盯着一个段落十五分钟，有看没有懂。

怎么能懂嘛？

在字里行间，在书页的白色部分，我只看得到父母的死亡车祸反复回放。

他们奶白色的别克车飞越护栏，掉到桥下，以闪躲老麦佛森先生的红色货车。

旁人搀着老麦佛森先生离开车祸现场的时候，他招认不太肯定到底该开哪一边的车道，而且可能要踩刹车没踩到，倒误踩了油门。

这个老麦佛森先生，有一年复活节没穿裤子就来教堂，成为邻里口中的传奇事件。

监考官关上试场的门，坐到位子上。

<<大象的眼泪>>

他看了墙上的钟，等待分针摇摇摆摆走完最后一格。

“开始作答。

”五十二份题本翻开了，有人先翻一遍，有人立刻提笔，我什么也没做。

四十分钟后，我的笔尖还没碰过卷子。

我绝望地瞪着题目。

有图表，有数字，外加一行行嵌着图案的东西，也就是一串串以标点收尾的文字，有些是句点，有些是问号，通通莫明其妙。

我一度怀疑题目不是用英文写的。

我试着用波兰文解读，但没有用，搞不好是象形文字。

一个女生咳了一声，吓了我一跳。

一颗汗珠从前额滴落题本，我用衣袖抹掉，然后拿起题本。

也许凑近一点看就行了，或者远一点。

现在我认出那是英文了，或者讲清楚一点，每个字都是英文，但字和字之间瞧不出任何关连。

第二颗汗珠滴落。

我环视试场。

凯洛琳振笔疾书，浅褐色的秀发滑落面前。

她是左撇子，又是用铅笔写答案，搞得左手从手腕到手肘一片银灰。

她旁边坐的是爱德华，他猛然挺直身子，瞄时钟一眼，又慌忙埋头苦干。

我转头看窗户。

枝叶间看得到一块一块的蓝天，构成一幅随风轻移的蓝、绿马赛克。

我凝望着，目光焦点落在绿叶枝丫的后方，让视觉变模糊。

一只松鼠翘着胖乎乎的尾巴，笨拙地掠过我的视线。

我粗鲁地把椅子向后推，弄出刺耳声响。

我站了起来，额头冒着汗珠，手指颤抖。

五十二张脸看着我。

我应该认识这些人的，直到一星期前我都还认识他们。

我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。

我知道他们父亲的职业。

我知道他们有没有兄弟姊妹，手足感情好不好。

要命，我甚至记得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盘后谁辍学：亨利·温彻斯特，他父亲在芝加哥商会大楼跳楼；阿利斯特·巴恩斯，他父亲对准脑袋开枪；瑞吉纳·蒙蒂，当他家人付不出他的食宿费，他曾试图住在车子里，最终无以为继；巴奇·海斯，他父亲失业后索性流浪天涯去了。

可是在试场上的这些人，这些留下来继续学业的人是谁呀？

我完全不认得。

我凝视这些没有五官的面孔，这些顶着头发的空白脸蛋，一个一个逐一看过去，越看越心慌。

一个湿浊的声音传来，原来是我自己在喘息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”最靠近我的脸孔有一张嘴，嘴在动，声音微弱而迟疑。

”雅各，你还好吧？”

”我眨眼，魂收不回来。

不刻我穿过试场，把卷子扔到监考官桌上。

“这么快就写完啦？”

”他伸手去拿。

我走向门口，背后传来纸页翻动的声音。

”等一下！”

”他嚷道：“你一个字也没写！”

你不能走，不然我不能让你” 门阻断了他后面的话。

<<大象的眼泪>>

我大步穿越方院，抬头看迪恩·威尔金的办公室。

他站在窗边，监看着校园。

我一路走出市区，拐弯沿着铁轨走，走到暮色降临，走到月亮高挂，又接连走了好几个钟头，直到两腿酸痛，脚掌起水泡，这才又累又饿地停下来。

我压根不晓得自己在哪里，仿佛梦游突然清醒，人就在那里了。

周遭唯一的人文迹象是铁路，轨道铺在隆起的碎石堆上，一边是森林，一边是一小块平野。附近不晓得哪里有潺潺流水，我循声踏着月色前进。

小溪顶多五、六十公分宽，在原野另一边沿着树林边缘流动，然后穿入林子。我剥下鞋袜，坐在溪畔。

脚丫子初初浸入冰水的时候，我痛得立刻把脚缩回来。

我不放弃，一次又一次把脚伸进溪水，每次都浸久一点，直到水泡冻得麻木。

我脚底搁在溪床石头上，让溪水钻过趾缝。

最后流水冻痛了皮肉，便躺在岸上，头枕着一块平坦的石头，等脚丫子晾干。

一只郊狼在远方嗥叫，听来既孤寂又熟悉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任凭眼睛阖上。

左边几十公尺开外传来一声吠叫，响应先前的狼嗥。

我猛然坐直身子。

远方郊狼再度哭号，这次响应它的是火车的汽笛声。

我穿上鞋袜起身，凝望平野的边缘。

火车愈来愈近，震天价响地冲过来，戚锵戚锵戚锵戚锵，戚锵戚锵戚锵戚锵，戚锵戚锵戚锵戚锵……我两手在大腿揩了揩，走到离轨道几公尺的地方才停下脚步。

臭油味钻进我鼻孔，汽笛再度嘶鸣 嗷 硕大的火车头赫然从弯处冒出来，飞驰过去。

火车头那么大，那么近，掀起一堵风墙撞上我。

火车费力地吐出翻腾滚动的烟，一条粗黑绳索盘绕在后头的车厢上。

那场面、那声音、那臭味在在令人难以招架。

我当场呆住，六节平板货车车厢咻地掠过眼前，上面载的东西似乎是篷车，可是浮云遮蔽了月亮，没办法看清楚。

我倏地回过神。

有火车就有人。

火车驶向何方都无所谓，反正不管去哪里，都能带我离开郊狼，奔向文明、食物和工作机会，说不定还能弄到回绮色佳的车票呢。

可是话说回来，我一文不名，也没道理认为学校会收留我。

就算学校愿意收我又如何？

我无家可归，也没有兽医诊所可以上班了。

眼前驶过更多平板货车，载满了电线杆模样的东西。

我拚命睁大眼睛，要看跟在后面的是什么车厢。

月亮从云朵间短暂露脸，银光照到的可能是货车。

我撒腿追着火车跑。

碎石坡跑起来很像沙地，我为了平衡，把身体向前倾，却倾得过头，栽了跟斗。

我七手八脚要爬起来，歪来斜去，拚命不让身子落到大车轮和轨道之间。

恢复平衡后我加快步伐，盯着车厢找能抓住的地方。

三节车厢晃眼过去，全都锁得牢牢的。

之后是几节牲口车厢，门是开着的，但挤满了马屁股。

说来也怪，我居然会留意到这种事情，我是在荒郊野外追着疾驶的火车跑耶。

我速度减缓成慢跑，最后停下脚。

我上气不接下气，一切几乎毫无指望了，转头一看，三节车厢后就有一扇开着的门。

我再度向前奔窜，一边看着车厢一边数。

<<大象的眼泪>>

一、二、三 我伸手抓住铁杆，把身子往上甩。
 我的左脚和手肘先撞上车体，然后下巴直直砸上铁框，但手、脚、下巴都紧紧巴着火车不放。
 车声震耳欲聋，颌骨规律地撞击铁框。
 鼻子里的气味不是血就是铁锈，我忖度一口牙是否毁了，瞬间又意识到那十之八九即将无关紧要。
 这会儿我正惊险万状地悬在门下面，右腿仍然朝着底盘溜。
 我右手攥住铁杆，左手去攀车底板，慌乱间木板在我手指下掀落。
 我快完蛋了，脚下几乎无处使力，左腿一抽一抽颠向车门，右腿在底盘下面拖得老远，我敢说一定会被扯下来。
 我甚至做好了失去右腿的准备，牢牢闭上眼睛，咬紧牙关。
 两秒后，我发现腿仍然连在身上，便睁开眼睛，思索怎么办。
 我只有两个选项，跳车势必会被卷进车底，于是我数到三，奋力一搏向上爬，好不容易左膝构着了车板，再凭着脚掌、膝盖、下巴、手肘、指甲一寸寸挪向车门，瘫在门内喘息，浑身气力都耗尽了。
 我意识到昏微的灯光落在脸上，霍地用手肘撑起身子。
 四个汉子坐在粗麻饲料袋上，就着一盏煤油灯玩牌。
 其中一个干瘪老头，蓄着短髭，面颊凹陷，举着陶罐灌酒到嘴里。
 他惊得一时忘记放下罐子，这会儿才放下来，用衣袖擦嘴。
 “啧啧，这位是谁呀？”
 “他慢慢说。”
 其中两人坐着文风不动，目光越过扑克牌上缘注视我，第四个人起身上前。
 他是个魁梧的大老粗，留了一嘴浓密的黑胡子，衣服肮脏不堪，帽檐活似被人咬掉一口。
 我东倒西歪爬起来，踉跄后退，不料没有退路。
 我扭过头，原来是一捆一捆一大堆的帆布。
 我回过身，那人近在眼前，满嘴酒臭。
 “我们的火车没有流浪汉的位子，老兄，你马上给我滚下去。”
 “喂，老黑，等一下。”
 “陶罐老人说：”别急着赶人，听到没有？”
 “我才不急咧。”
 “老黑来抓我的衣领，我用力打掉他的手臂。”
 他伸出另一只手，我挥拳架开他，两人前臂骨头咋一声撞上。
 “哎呀呀。”
 “老人咯咯笑说：”朋友，罩子放亮点，别招惹老黑。”
 “依我看，是老黑招惹我。”
 “我嚷道，又挡下另一击。”
 老黑扑上来，我倒到帆布上，不等头碰到布，又跳起来。
 不一刻，我右臂被扳到后背，脚悬在开着的车门外面，眼前是一片飞逝得太快的树木。
 “老黑！”
 “老家伙叫起来：”老黑！”
 放手，放手，我叫你放手，不是放手让他栽下去，带他到车厢！”
 “老黑把我的手扯向后颈摇我。”
 “老黑，我叫你放手！”
 “老人吼着：”我们用不着惹麻烦。”
 放他走！”
 “老黑让我在门外多晃两下，顺势把我拎回来摔向帆布堆。”
 他回到其它人身边，抓过陶罐，大刺刺从我旁边爬上帆布堆，退到角落。
 我牢牢盯住他，一边揉着扭疼的臂膀。
 “小子，别放在心上。”
 “老人说：”把人扔下火车是老黑干这份差事的特权，他还有好一阵子不能扔人呢。”

<<大象的眼泪>>

来这边。

”他用手掌拍拍地板，”来这边坐。

”我又瞥老黑一眼。

“过来啦。

”老人说：“甭害臊，老黑这会儿要乖乖的了，对吧，老黑？”

”老黑咕哝着吞下一大口酒。

我起身，戒慎地走向其它人。

老人大方地伸出右手，我犹豫了一下才和他握手。

“我是老骆。

这边这个是格雷迪，那个是比尔，我想你已经跟老黑打过交道了。

”他笑咪咪的，我看到他嘴里缺了好几颗牙。

“大家好。

”我说。

“格雷迪，把酒拿来好吗？”

”老骆说。

格雷迪目光溜到我身上，我和他四目相接。

过了半晌，他站起来，无声无息向老黑那边去了。

老骆挣着要起身，动作僵硬到我一度伸手稳住他的手肘。

他一站起来，便举起煤油灯，眯着眼睛端详我的脸，又打量我的衣着，从头到脚都审视一遍。

“老黑，我可没说错吧？”

这小子才不是什么流浪汉。

老黑，你过来看，你自己瞧瞧哪里不一样。

”他使性子嚷。

老黑嘀咕着多灌一口酒，把陶罐交给格雷迪。

老骆瞟我一眼。

”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

”“雅各·扬科夫斯基。

”“你的头发是红的。

”“听说如此。

”“你打哪儿来的？”

”我怔住。

我是从诺威治来的还是绮色佳？

你的来处是你正要离开的地方？

还是你的家乡？

“哪儿也不是。

”老骆沉下脸，身子在弯腿上轻晃，油灯也晃得灯光摇曳。

”小子，你干了什么啦？”

你在跑路吗？

”“没有，才不是呢。

”他斜睨了我半天才点头。

”好吧，不干我的事。

你要上哪去？

”“不知道。

”“你要差事吗？”

”“好啊，先生，我想要工作。

”“那不丢脸。

你会做啥？

<<大象的眼泪>>

” “ 什么都能做。

” 格雷迪冒出来，把陶罐交给老骆。

他用袖子抹了罐口才递给我。

” 来一口吧。

” 这个嘛，我不是没喝过烈酒，但那跟私酿酒是天差地别两码子事。

那酒让我的胸口和脑袋都燃起地狱恶火，我喘息着，硬把涌上来的眼泪逼回去，即便肺叶快要爆了，仍然注视着老骆。

老骆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缓缓点头。

” 我们早上会在犹提卡停车，到时我带你去见艾蓝大叔。

” “ 谁呀？

什么啊？

” “ 你知道的嘛，就是艾蓝·邦克尔，天下第一马戏主持人，天上地下宇宙内外至尊之主。

” 我铁定是一头雾水的模样，老骆才会绽出无牙的笑容。

” 小子，别跟我说你没注意到。

” “ 注意到什么？

” “ 要命，大伙儿。

他还当真不知道！

” 他笑呵呵环视其它人。

格雷迪和比尔笑得畅快。

只有老黑没好气，绷着脸把帽檐拉得更低。

老骆转向我，清清嗓子，品味每个字地慢慢说：“小子，你跳上来的可不是寻常的火车，这是班齐尼兄弟天下第一大马戏团的飞天大队。

” “ 什么啊？

” “ 喂，你真宝，真是够宝的了。

” 他擤起鼻子，用手背揩掉笑出来的泪，” 哎哟，小子，你跑来马戏班子了啦。

” 我对他眨眨眼。

“ 那边那个是大篷。

” 他举起煤油灯，弯曲的手指朝那一大堆帆布点了两下。

” 有一辆篷车跑错路线了，撞得稀巴烂，就成了这副德性了。

找个地方歪着睡一下，还有几个钟头才停车。

不过，你可别拣太靠近门的地方，那个门角可尖得咧。

”

<<大象的眼泪>>

后记

这部作品的灵感来得意外。

2003年年初，我正在准备撰写另一本完全不同的书。

有一天，《芝加哥论坛报》报道摄影师开尔提(Edward J.Kehy)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跟着马戏团巡回美国的事情，随文附上的照片勾起我浓厚的兴趣，便购买两本旧日马戏团照片集，分别是《请这边走：开尔提照片集》(Step Right This Way: The Photographs of Edward J.Kelty)和《(野、怪、妙：格拉席尔目睹的美国马戏团》(Wild, Weird, and Wonderful: The American Circus as Seen by F.W. Glasier)。

翻阅完毕后，我已经深深着迷，勾销原本的写作计划，一头栽进火车巡回马戏团的世界。

首先，我向马戏世界博物馆的档案管理员要来一份建议书单。

这座博物馆位于威斯康星州巴拉布，原是林铃兄弟马戏团的冬季大本营。

书单中有很多绝版书籍，但我透过古书商设法搜罗到手。

不出几周时间，我前往佛罗里达州沙拉索塔造访林铃马戏团博物馆。

无巧不巧，他们正在大量贩卖馆藏善本书的复印本。

回家时，我的荷包失血好几百美金，书却多得拿不动。

随后四个半月，我都在钻研撰写这个主题的必备知识，其间又跑了三趟研究行程(重访沙拉索塔、参观巴拉布的马戏世界博物馆、到堪萨斯市立动物园度过一个周末，向一位他们的前任大象管理员讨教大象的肢体语言及行为)。

美国马戏史五彩缤纷，本书最惊人的情节便来自事实与奇闻(两者的界线在马戏史上是出了名的模糊)

。这些情节包括泡在福尔马林中展示的犀牛、放在大象笼舍中游街过市的一百八十公斤“壮妇”遗体、一头不断拔出铁桩偷取柠檬水的大象、一头从马戏团跑到人家后院菜圃的大象、一头狮子和一个洗碗工一同被困在水槽下面、在大篷帆布捆中发现马戏团经理横死的尸体等等。

书中也提到了可怕的牙买加姜汁药酒瘫痪症，这是真真实实的悲剧，在1930和1931年间，毁掉了大约十万名美国人的生活。

最后，我想提提两头旧日马戏团的老母象。

它们不仅是本书重要情节的灵感来源，也应该留名后世。

在1903年，塔西(Topsy)的训练师喂它吃点燃的香烟，它便杀人。

在那个年代，马戏团大象除非杀死民众，否则杀死一两个人一般不会有事。

但那是塔西第三度取人性命。

科尼岛月神游乐场(Luna Park)的饲主们决定公开处死塔西，但吊死它的计划引来舆论非议，毕竟，吊刑难道不是残忍而不寻常的惩罚?塔西的主人们心生一计，转向发明家爱迪生求助。

爱迪生为了“证明”竞争对手威斯汀豪斯(George Westinghouse)的交流电一点也不安全，多年来一直公开用电杀死野狗、野猫，偶尔也用5或牛，但不曾使用大象这么大的动物。

爱迪生接下挑战。

当时纽约官方已经使用电椅取代吊刑，因此民众不反对电死塔西。

据说饲主曾使用掺入氰化物的萝卜毒杀塔西，失败后才改用电击。

另有一说是它食用氰化物萝卜后立刻施以电击。

无论真相如何，爱迪生确实带了一架电影摄影机到场，让塔西穿上铺了铜的鞋套，在一千五百名观众面前将六千六百瓦的电流注入塔西身上。

塔西大约十秒钟死亡。

爱迪生认为这次处决证实了交流电的危险，便在全美各地播放处决影片。

再来是一段轻松一点的真人实事。

同样在1903年，达拉斯一家马戏团向马戏传奇人物哈根贝克(Carl Hagenbeck)买下大象“老妈”(Old Mom)。

由于哈根贝克宣称老妈是他最聪慧的大象，买主对老妈冀望颇高。

但无论新驯象师怎么做，老妈只是拖着脚走动。

<<大象的眼泪>>

他们很不高兴，说它百无一用，“每回都得又推又拉，才能把它弄到下一个马戏场子”。后来哈根贝克去探访老妈，听到新主人嫌弃老妈资质鲁钝，他气愤不过，开口骂人。他骂人时用的是德文，大家才赫然明白原来老妈只懂德文。自此事情有了转折，他们以英文重新训练老妈，老妈的演艺生涯大放异彩。1933年，它在朋友和团员的陪伴下以八十岁高龄辞世。我敬塔西和老妈一杯——

<<大象的眼泪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书评这是一本好小说。

悲情、无力、惊奇、意外、畸恋、喜悦……看完之后很感动，感动于一生值得回忆的一切。

一个冒险换来一个人生，你要试试吗？

——台湾明星 吴佩慈 马戏演出揭露了人类至愚的一面，也展现人类至美的一面。

马戏团那光辉盛大的排场、无边的虚华、无穷的寓意潜力蛊惑了许多文人……格鲁恩也中了那个蛊。她如主持人一般精准地掌握时机，将精彩的揭秘留在卷末，把美国传奇的吉光片羽化为脱离现实的醉人童话故事。

《纽约时报》 马戏团、大萧条、一头复杂的大象和同样复杂的爱情、一个看遍世情的老人以动听至极的语调追溯曲折、幽微的往事，这些都是令《大象的眼泪》魅力无法挡的要素。

莎拉·格鲁恩写出了一部充满人生况味的小说，令人完全置身另一个世界。

作家：罗伯特·奥伦·巴特勒（Robert Olen Butler）书评2吴佩慈/文 总是不太想提那段日子所发生的事，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会这样。

在几个马戏团工作了将近七年；我想没有比这个话题更可以增添聊天的丰富度了。

其实我知道原因：我始终没有把握，怕说溜嘴。

我明白守秘密有多重要，而我也守住了，直到故事的主角永远地离开后，我仍继续保守秘密。

七十年来，我从不曾透露过只字词组。

虽然雅各布·詹考斯基绝口不谈往事，但这说不出口的秘密仍旧蛰伏在他九十多岁的心灵深处。

他记得年少时因缘际会，搭上了摇摇晃晃的列车，前往世界级精彩的班尼兄弟马戏团。

他记得那里有各种畸型人与小丑，喜怒哀乐同时上演着；那是个充斥着各种不合理而严苛的规矩，一个对生与死都以其独特方式呈现的世界。

对雅各布而言，既是救赎，也是人间炼狱。

雅各布加入马戏团时是他最悲惨的时候，身无分文又父母双亡的他，直到搭上这辆列车才找到方向。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初期，这个三流马戏团的成员能有工作便是万幸。

马戏团明星玛莲娜的加入，是因为错爱外表英俊、内心却极为残暴的马戏团团主；大象萝西的加入，是因为众所期待她能带来新表演，成为马戏团的救星。

但其实，萝西不会表演，她连命令都听不懂。

这前途渺茫的两人一象互爱互信，他们唯有互相依靠才能生存。

《大象的眼泪》引人入胜，令人不忍释卷。

角色鲜活，掩上书扉后仍令人印象深刻。

动态的马戏团，不全是畸形的异类。

是梦想驻扎之地，也是流离失所的开始。

书中世界奇妙而逼真，带领读者身历其境。

这是一部惊奇不断、深刻又有趣的罕见佳作。

？ 以上这些是在网络书店上的介绍。

对我而言，这是一本好小说。

悲情、无力、惊奇、意外、畸恋、喜悦，该有的都有，起承转合非常的清楚。

看完之后也很感动，感动于一生值得回忆的一切。

跳跃式的写作方式在少男与老人中不断的转换，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最佳途径去了解故事本身要表达的意义。

一个小男生可以经过的奇幻大冒险，雅各布全经历过了。

这无非是一种幸福，一种提早长大的幸福，一种对人生了然于胸的幸福。

马戏团的华丽与欢乐的气氛一直让大人小孩都迷恋不已，可是背后的艰辛与苦涩并非常人可以了解的。

。

作者对马戏团做了一番的研究，所以让故事中的情结建立了真实性，也让读者更加可以渗入剧情。

看完之后我只能说，太残忍了，我不要再看马戏团了，虽然台湾也没有！值得一看了小说，很有戏剧性

<<大象的眼泪>>

- 一个冒险换来一个人生，你要试试吗？

<<大象的眼泪>>

编辑推荐

《大象的眼泪》全球销量超过120万 亚马逊网络书店排行榜第一名，超过《灿烂千阳》、《在路上》！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第一名！

雄踞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68周！

雄踞《出版商周刊》、美国独立书商协会(BookSense)畅销书榜数十周，至今仍节节攀升！

台湾博客来网络书店、金石堂书店畅销排行榜第一名！

台湾明星吴佩慈鼎力推荐《大象的眼泪》：一个冒险换来一个人生，你要试试吗？震撼2006-2007年全美书市，读者口耳相传，创下销售神话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荐书人欧普拉·温弗莉（Oprah Winfrey）史无前例两次推荐 两度入围“图书界的奥斯卡”——鹅毛笔大奖（The Quill Award）2006年度风云图书、最佳小说奖 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一个马戏团里的传奇：一头复杂的大象和同样复杂的爱情，以及一个愿意保守七十年的秘密……

<<大象的眼泪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